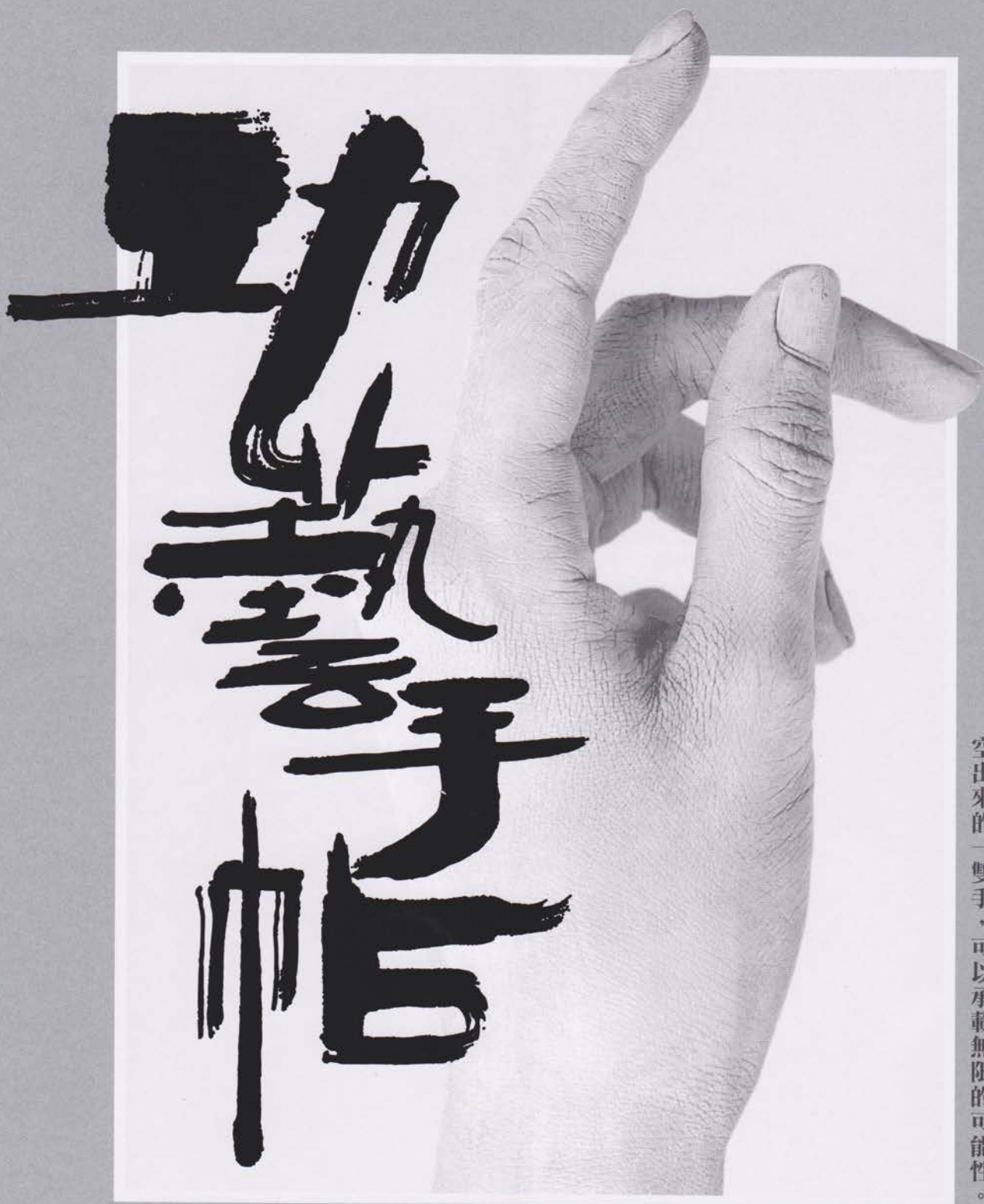


*what.*



空出來的一雙手，可以承載無限的可能性。

*issue 3*

# 藝術與工藝對談

撰文：補崖

攝影：Leo Chan

圖片：由林嵐提供

# 林嵐





劉翠霞



林嵐（阿嵐）是位雕塑藝術家。她最愛用的物料，是別人眼中的垃圾，例如舊雨傘、箱板木、爛家私等等。把廢物循環再用變成藝術品作二次呈現，確是相當環保的行為。阿嵐話環保當然好，但更主要的原因，其實是因為自己「慳家」的性格。在物質不太富裕的生活環境中長大，養成了惜物念舊的習慣，成為藝術家之後也沒有忘記物盡其用的初衷。以此理念繼續創作，漸漸發現為了把材料發揮得最好，便得找專業的工藝師傅合作，於是創作者的名字由「林嵐」變成「林嵐合作社」，木匠、鐵匠、車衣女工，都成了她的夥伴。今次便請來劉翠霞（霞姐）為我們分享她和阿嵐的車衣故事。

### 布碎降落傘

阿嵐跟霞姐相識於香港婦女勞工協會，那是二〇〇八年，當時阿嵐想找女工幫忙車一個天幕來做展覽，但最後因為資金問題而未有合作。〇九年，阿嵐準備參加一個在德國漢堡舉辦、關於貨櫃的藝術展覽，因為漢堡跟香港一樣是個港口城市，這讓她聯想起西九龍，並想營造這樣一個效果：「空投一個貨櫃，倒在地上散了，飛機從中掉了出來。」所以她需要縫製一個很大的降落傘，加上這次資金比較充足，便再次找女工幫忙。

霞姐笑笑口說：「那是第一次跟阿嵐做藝術，當時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要造降落傘？」阿嵐回應：「我記得最好笑的是，她問我能否提供一個樣本給她參考，但買一個回來是很貴的！最後只好從網上找來大量降落傘的圖片。我們先製作一個紙樣，但做了幾次之後決定還是要用布來作一個真實的模型。當中我又要求她幫忙配色，因為收集的棄布很多，五顏六色，而我希望造出來的降落傘是彩虹色的，所以她要和我一起將色調相近的布塊分類縫製。我覺得藝術創作不能隨便，而且面對那些環保材料我也不想胡亂浪費，所以在顏色的處理上便份外小心，務求符合美學上的基本條件。她以前做的百家布都是隨意拼合，沒有什麼系統，而我卻在指指點點，所以她經常都覺得我很煩呢！」霞姐就話：

「我對顏色的感覺很混亂，配色那些事情都是阿嵐教我的。」

會找車衣女工合作，是因為在阿嵐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工廠負責過一些剪線頭的工作。當時的她目睹製衣廠的龐大規模，那裡有人專門車牛仔褲、有人專門車西褲、有人專門燙衣服、有人裁縫等等，所以自小便覺得製衣是一門厲害的專業。「直到觀塘的工廠開始倒閉，讓我初次察覺到製衣業的衰落。到了二〇〇八年，我替一家慈善機構工作，需要找尋一些失落的工業，便接觸到更多關於車衣女工的故事。原來九十年代以後，她們已經散沙一樣各散東西。從那時起，我便想到或許可以找她們和我一起進行藝術創作。」

### 製衣業興衰

香港的製衣業在六七十年代曾經非常蓬勃。阿嵐曾經訪問過一些女工，原來在她們還小的時候，母親輩便教育她們：「女仔呢，最緊要識一技之長，就係車衫！」那時並非所有女孩子都能上學，但懂得車衣就能夠進工廠工作，同時也不用擔憂自己的一身打扮。霞姐雖然在九十年代才來港定居，但當她還在家鄉東莞生活的時候，已開始為第一批北移的港資製衣廠工作。「最初我是車手袋的，車了一年，放工時會拾些破布來縫一個給自己用。但後來發覺，我的手袋太多了！我想縫些衣服，於是便去學。那是八十年代中，剛開始月薪已有二百多元，足夠過一個肥年！真的很高興，多加班的話，便可以有一千多元，等如內地公務員的人工。」



後來因為家人的緣故，霞姐需要移居香港，自然也是找製衣的工作。然而，製衣業在香港卻正在式微。「那時候沒有很多東西車，有貨的時候便逐件計，不夠貨的時候，便按時薪計。當然想多車點衣服，以前在東莞由上班到下班都是不斷在車，所以來港後也有些愕然，因為太得閒了。而且在內地的時候，衫、褲、手袋、時裝，我什麼都車，來了香港以後，就主要車恤衫，但這較難搵食，因為手工要好，很花時間。」當本地工廠轉移到內地時，那邊的就職機會遠比這裡多，於是香港這邊的工人便逐一被遣散。阿嵐說，這些工人之間，技巧比較嫺熟的一群，會轉型做一些高級時裝，但就沒有空間容納比較低層的女。

「以往在街市裡還可以找到這些女工，譬如在裕民坊。但自從那裡拆卸後，她們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。可能有些會接受再培訓，轉換行業，例如如從事酒店、餐飲、清潔等。當然這不是不好，但每當我想到社會不再需要她們的靈巧手藝，心裡總有戚戚然的感覺。所以我嘗試讓她們做一些打從心底裡喜歡的工作，我記得有次問霞姐，成世人最喜歡做什麼，她很自然就回答：車衫！」霞姐接著說：「我讀書不多，車衣服是我唯一懂的東西，車了十多年了。車衣服真的很開心，坐在衣車前，『嗖』一聲就車好，那感覺真的很爽。」

###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

阿嵐本身也是一個懂手藝的人，以前她喜歡自己負責整個項目，是因為怕麻煩；但現在則喜歡與人合作，因為力量較「我常就藝術的功能性作出思考：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藝術？我覺得藝術除了有一個裝飾的用途外，它更應該能喚起人性之間的微妙情感！其實藝術家就像是一個

中間人，透過賣出作品讓社會上的金錢流動起來，所以我把我的項目稱為 micro-economy (微型經濟)。我希望把藝術所賺到錢用回饋社會，所以一有資助，我便去找霞姐她們合作，她們的獨特技是社會的瑰寶。因為如果城市中的一切都是機械製成品，

我會覺得這個城市很悲慘。她們在現今社會是稀有品種，老一個便少一個，所以我特別珍惜每一個人每一雙手的能力。很多人以為當代藝術只是講概念，提出概念後作品便完成了，但是你還是需要把這個概念實行，這層面便屬於工藝了。我從來不會分開考慮藝術和工藝，在我的作品中藝術和工藝由始至終都是同一個存在。」

然而，由於阿嵐沒有從事商業創作，平時的資金非常有限。現在的情況是，沒有人找她做作品，她便不能開工，以至霞姐她們也不能開工，前景不是太明朗。不過，阿嵐還是感到很欣慰，因為自從她與霞姐合作後，霞姐的女兒也對車衣產生了興趣，開始跟媽媽學習，讓這門手藝得以傳承。「以往女孩子學車衣是為了生計，但現在已經沒有必要了，所以我覺得一位母親能把這技藝傳授給女兒，實是一種美妙的祝福」最後霞姐還是笑笑口地說：「阿嵐真的很好，與她合作很開心，因為沒有壓力。但要快點找到工作給我們做啊。」







## 《四分之一亭》

兩年前，林風受邀到杭州辦展覽。第一次來到杭州，她發現西湖旁邊很多「古色古香」的亭子原來都是新近建成的仿古設計，而且顏色也很土，覺得有點失望，感覺杭州好像失去了某種氣息。於是便想到做一個「四分之一亭」，來表達這個城市失落。後來展覽移至蘇州舉行，竟發現當地真的有些亭子是只有四分之一或一半，所以展出時觀眾都覺得十分合適。這件作品是由多塊雨傘布縫合而成，由劉翠霞及其他車衣女工一起製作。起初她們以為要用一些堅硬的物料來支撐飛檐，便決定拿米袋來試，結果縫得非常辛苦，出來的效果也不好看，後來才改用雨傘布。



「手」是人類一切文明和創作的起始。千萬年來，我們的一雙手，經過了世世代代不斷的嘗試、失敗、再嘗試、再精鍊，終學會了各式各樣的「手法」，也培養出各種各樣的「手藝」。我們由為了活命而創作，變成了為活得更好而創作；我們開始追求美，並開始利用自己的一雙手去「創造」美。而那些經由雙手打造的器物或裝飾品，都記載著人們對美的想像和渴望，也是各地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見證。人類之所以是「萬物之靈」，這一點「靈」，或許在物質世界裡便是靠這一雙手來實現。



ISBN 978-962-04-3530-0



9 789620 435300

HKD 128.00



JP BOOKS


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